

且喜人间好时节

文/李学辉

天上的月儿圆,地上的月饼香,这是人们对中秋节最朴素的两大期许。

一到中秋,月亮便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。“阴晴圆缺都休说,且喜人间好时节。好时节,愿得年年,常见中秋月。”明代徐有贞的《中秋月》中,两声“好时节”,道出了中秋节时,人们发自内心的欢乐。这种欢乐,有对思乡的渴望,有对团圆的欢喜,有对丰收的感恩。

(一)

中秋节,又称祭月节、拜月节、团圆节。起源于上古,普及于汉,定型于唐初,盛行于宋,风靡于明、清。一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,《礼记》载:“天子春朝日,秋夕月。”夕月,即祭月亮。帝王祭月、拜月,后贵族官吏和文人相继仿效,逐步推广于民间。二源于农业生产,“庄稼成熟曰秋”。一俟中秋,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,秋收落幕,五谷归仓。为庆丰收,人们感恩于天地所赐,人间所得。中秋为秋之中,月之中,“秋报”仪式的呈现,存着“敬畏”之意。

月饼最早并非民间的发明。传说隋唐时期,唐军裴寂以圆月突发奇思发明月饼,遂作为军饷解决军粮问题,后流传于民间。

“平分秋色一轮满”。月饼,在未“以月之圆兆人之圆”时,本也是寻常的食品,当成为传统民俗的爱物,团圆的初心就融入其中。赏月品饼,赠礼寄情,延续的不仅是人间的温情,还有对丰盈富足的永恒期盼。

(二)

中秋赏月,是一大盛景。

中秋赏月,起于宫廷、文人,再扩及民间。“仰头看明月,寄情千里光。”赏月,先要拜月。拜月,衍生了许多神话故事,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嫦娥奔月、吴刚折桂、玉兔捣药。还有唐玄宗月宫赏月。传说一年中秋,唐玄宗想到天官

赏月,中天师与鸿都客作法,仁人到达月宫,宫前守卫森严,无法进入,只能在外俯瞰皇城长安。正惆怅之时,忽听仙乐阵阵。通晓音律的唐玄宗遂默记曲目,回到人间后依记忆谱曲编舞,遂成“霓裳羽衣曲”。“霓裳羽衣曲”本是唐玄宗融合西域、西凉、中原乐曲而成。附会成从天上所得,也是应合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”的神秘。

明、清两朝,赏月甚为隆重。“其祭果饼必圆”。祭月时,要设“月光位”,在月出方向“向月供而拜”。明末陆启滋《北京岁华记》载:“中秋夜,人家各置月宫符象,符上兔如人立;陈瓜果于庭,饼面绘月宫嫦娥;男女肃拜烧香,旦而焚之。”香案所摆者,大多为月饼、西瓜、苹果、红枣、葡萄等圆形祭品。其中月饼、西瓜必不可少。西瓜要剥成莲花状。面对月出方向,红烛高燃,全家人依次拜月,而后由当家主妇切开月饼,按家中尊卑分享。切月饼时,主妇要预先好全家人数,在家和在外的亲人都不能遗漏,所切每份要大小均匀。

中秋节,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团圆。“褪去远古礼制,保留人文底色”。节日,变的只是时代印记中的不合时宜;不变的,永远是人们内心对美好的守望。诗人艾青有诗云:“我的思念是圆的。”诗人舒婷早期的诗《中秋夜》称:“人在月光里容易梦游,渴望得到也懂得温柔。”谁能捧起中秋之月,谁就能留下一时的美好。

(三)

再来说说记忆中的中秋节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人们“亏时不亏节”。一到农历八月十四十五,面柜里存了多日的白面,油罐中积了多时的清油,纷纷亮相。平素闲置的大蒸笼被请出,清水刷洗后,用熟清油涂了备用。和面、发面、揉面,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。买好的姜黄、红曲,炒好的胡麻,筛好的香豆子等物,来了一次集体亮相。新打了麦子的麦草,还带有清香。手艺好的主妇,脸上挂着笑容,密切注视着盆中发起的面团,面的柔与韧、松与紧,事关月饼的成色。面一“睡醒”,依蒸笼的大小擀制月饼。月饼一般分五、七、九层,最大不超过十二层。亦应一年十二个月之时序。底层厚,越往上越薄,顶层的裹皮不在层数之列。家中小孩到田野里,拔来胖了半秋的黄马莲,洗净,均匀地摆放到上房的八仙桌上。麦草一进灶膛,蒸笼上锅,主妇抹一把汗,叮嘱烧火的人要用心。一把麦草接着一把麦草持续烧,不能断火。面香味一飘出,屋内、屋外就庄重起来。火一停,壮汉们抬起了蒸笼,到上房,揭开蒸笼顶盖,笼中的热气慢慢扩散,用手试试月饼面,冷热均匀时,从笼屉里双手抱出月饼,小心地放置到八仙桌上铺着的黄马莲上,躬身退出,扣好门。在买来的白纸上涂了糨糊,封住门和窗子。人们坐在院中,等着那轮太阳慢慢西沉。等太阳完全落入西山,晚霞退去,便叫一声:太阳走

了。迅速撕去门、窗上的白纸,将月饼请到已摆在“月光位”的桌子上,等待月出。依规矩,没“望”完月的月饼是不能吃的。

等到月亮升空,祭月仪式便开始。家中最年长者,把桌上的一碗清水泼向屋顶,主妇便点蜡、燃香,孩童们围着桌子,唱《拜月娘》。举行完仪式,不动果品,主妇依家中人数切月饼,年长者叮嘱:给在外的都留一份,别忘了。主妇应和一声,将月饼切成等份。第一份给年老者,再按年岁,一一分享。院内的快乐弥漫。

“生活实在太忙了,一般人平常抽不出时

间看天色,中秋几乎成为唯一看天空的日子,我们准备了月饼、柚子、茶食就表示我们是多么慎重地想看看月亮。”著名作家林清玄先生《九月很好》中的月下独白,成为当代人在中秋节的想念。

节日在,想念犹在。不管在何处,“四时皆有月,今夜最相思。”抬头看看月亮吧。在中秋节,月亮的韵味和魅力,会超越时空。

一轮明月 千古中秋

文/王其英

的地区,人们将对土地的感恩、亲人的问候、生活的热情,全揉进层层月饼之中。相较于江南温婉,西北地区的中秋节更像一场盛大丰收庆贺,质朴动人。

传说中的千年守望

中秋仰望星空,自然少不了美丽神话。民间有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,给清冷月亮平添温度,成为中秋文化最浪漫的符号。李商隐诗云: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正因这份“悔”,后人对团圆的渴望才更加深切。

唐代小说《酉阳杂俎》载:月中有桂树,有蟾蜍。“月桂高五百丈,下有一人常斫之,树创随合。人姓吴名刚,西河人,学仙有过,谪令伐树。”吴刚被罚砍伐桂树,偏偏树自愈神奇,刀口即砍即合,只能周而复始挥斧。既然树砍不倒,就用桂花酿酒。于是“吴刚捧出桂花酒”成了中秋待客的美好愿景。

“月中何有,白兔捣药。”(晋·傅玄

《拟天问》)孤独嫦娥身旁,还有玉兔手持玉杵,跪地捣药。药香弥漫广寒宫,给清冷月宫带来温度。

这些神话构成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浪漫情怀,让中秋不仅是感官盛宴,更是精神栖息地。

月光下的诗词歌赋

中国传统节日,少不了诗词浸润。中秋有明月作引,文人才思泉涌,写尽人间悲欢离合。咏中秋的诗词车载斗量,仅《全唐诗》就有百余首。中秋的月,是文人的精神刚需。

唐诗中的中秋月,多带绵长秋思与淡淡乡愁。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以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抒写望月怀远,意境雄浑阔大,又直指人心。王建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寂寥清冷: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诗人不说自己多想家,只问秋思落到谁家,含蓄哀愁,正是唐诗魅力。宋词将中秋情感推向极致。苏

轼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当之无愧为千古第一中秋词。全词飘逸空灵,又极富人情味。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”是屈原《天问》般奇思:“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”是天马行空遐想,表达出世与入世矛盾;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是历经沧桑后的人生智慧;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是最真诚伟大的祝愿。辛弃疾中秋词别具一格:“一轮秋影转金波,飞镜又重磨。”他想象嫦娥是否寂寞,发出“把酒问姮娥:被白发、欺人奈何”的感慨,借月抒写英雄迟暮悲凉。

中秋早已超越时空,成为巨大文化容器,既装得下文人墨客的惆怅,也装得下寻常百姓的团圆。中秋夜,当我们凝望明月,品尝月饼瓜果,念着古诗词,忽然就明白了中秋的意义——它连接着远古祭月仪式、唐宋诗酒风流、西北麦香豪情,也连接着每一个渴望归家的游子之心。月光不老,人间情味亦不老。这,便是我们年年过中秋的意义所在。

一年之中,月圆月缺,周而复始,唯独农历八月十五这一轮清辉,最能叩响国人心扉。中秋之美,在于温润如玉、内敛含蓄、余味悠长。这一天,无论身处何方,抬头望见同一轮满月,心中便有了归处。月饼甜在口,团圆暖在心,纵使相隔千里,月光也会将思念轻轻送达。